

一、畜生爲神：據安世高傳，邾亭湖廟神既有種種靈驗的事蹟，並有知曉前世因緣的能力，但它的真面目卻是屬於畜生道中的大蟒蛇。如衆所周知的，在佛法中，畜生道是三惡道之一。此輩衆生，由於前世造作之惡業深，迷執之癡心重，是以今生不唯須承擔更多的痛苦，其智慧也不及三善道的衆生。所以安世高傳以畜生道衆生，爲護祐商旅的神祇，誠屬違失佛教教義。

二、巫祝虛說：如上所云，佛法既不承認畜生道衆生具有此奇異能力、智慧，則巫祝能轉述蟒蛇神旨，必是虛妄。而安世高傳竟相信「神乃降祝」的說法，以虛妄爲真實，也不合佛法正見。

這類偏離佛法的記載，我們不難從中國舊有的信仰中找到淵源。大蟒蛇之成爲神，實是迷信「物老成精」的體現。如《抱朴子》就有「狐狸、豺、狼，皆壽八百歲。滿五百歲，則善變爲人形。」⑥「物之老者多智。」⑦「鼠壽三百歲。滿百歲則色白，善憑人而卜，名曰『仲』，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。」⑧在《山海經》中，許多神靈的造形，都還是動物的樣子。如鍾山之神，人面蛇身。⑨朝陽之谷，神人是八首人面，虎身十尾。《山海經》中，便直接稱之爲獸。⑩至於巫祝傳遞神旨的習俗，遠在春秋時代即有豐富的記載⑪，這些舊有的民間信仰融入安世高傳記中，無疑地，增添安世高度邾亭湖廟神一事的虛構成分。

安世高建寺傳說的質疑

安世高建寺的記載，早在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高僧傳》之前就有了。慧皎著《高僧傳》時，即引述《別傳》、《荊州記》、《塔寺記》等，並加以批評。茲節錄與本文相關資料如左：

《別傳》：晉太康末，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。出經竟。……吳

末，行至楊州，使人貨一箱物，以買一奴，名福善，云：「是我善知識。」仍將奴適豫章，度邾亭廟神，爲立寺竟，福善以刀刺安侯脇。於是而終。⑫

庾仲雍《荊州記》：晉初有沙門安世高，度邾亭廟神，得財物，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。⑬

曇宗《塔寺記》：丹陽瓦官寺，晉哀帝時，沙門慧力所立，後有沙門安世高，以邾亭廟餘物治之。⑭

對安世高立寺地點、時間之記載，《別傳》、《荊州記》雖和安世高傳不同⑮，然皆相信世高度邾亭廟神，並爲造寺之事。而《塔寺記》則語焉不詳，並且否認立寺一事，只記載安世高曾以邾亭廟餘物修治瓦官寺。

此外，周景式《廬山記》、劉義慶《幽明錄》更無建寺或修寺的記載。

周景式《廬山記》：安侯世高者，安息國王子，與友人共出家學道。友人好恚怒，死受蟒報，爲此宮亭廟神。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，還生安息國。後爲太子，年二十，又棄國，入吳之宮亭，泊舡過，呼友人與語。友人身長數十丈，見，世高向之胡語竟，各分去。暮有一少年上安世高舡，跪受呪願，因忽不見。世高語同舡人曰：「向少年即此廟神也，得離惡形矣。」蟒既見世高，從山南過，死山北。今桑柴民所居地是也。⑯

劉義慶《幽明錄》：安侯世高者，安息國王子，與大長者共出家，學道舍衛城。值王不稱大長者子輒怒，世高恒呵戒之。周旋二十八年，云：「當至廣州。」值亂。……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，復爲王作子，名高安侯。年二十，復辭王學道，十數年，語同學曰：「當詣會稽畢對。」過廬山，訪知識，遂過廣州，見少年尚在，徑投其家，與說昔事，大欣喜，便隨至會稽。過稽山廟，呼神共語。廟神蟒形，身長數丈。淚出，世高向之語，蟒便去。云：「廟神即是宿長者子。」後廟祝聞有臭氣，見大蟒蛇死，廟從此神

歇。①7

《幽明錄》另一則故事，頗類似此者云：

南康宮亭廟，殊有神驗。晉孝武帝世，有一沙門至廟，神像見之，淚出交流，因標姓字，則是昔友。自說：「我罪深，能見濟脫否？」沙門即為齋戒誦經，語：「我欲見卿真形。」神曰：「稟形甚醜，不可出也。」沙門苦請，遂化為蛇，身長數丈，垂頭梁上。一心聽經，目中血出。至七日七夜，蛇死，廟亦歇絕。①8

這則志怪，設若安世高故事的翻版，也無建寺或修寺的記載。解決這一問題康僧會傳無疑地是最好的資料。據慧皎《高僧傳·康僧會傳》的記載：時吳地初染大法，風化未全，僧會欲使道振江左，興立圖寺，乃拔錫來東遊，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。營立茅茨，設像行道。時吳人以初見沙門，觀形未及其道，疑為矯異，乃召會詰問，有何靈驗？會潔齋禮請，感獲舍利。並置舍利於鐵砧碓上，使力者擊之。舍利無損，權大歎服，即為建塔。以始有佛寺，故號「建初寺」，因名其地為「佛陀里」。①9可知江東有佛寺，乃在三國之時，不在桓靈之季。建初寺既是江南第一座寺院，安世高建寺、修寺必是子虛烏有。②0若安世高曾有豫章建立佛寺，何以吳人見到康僧會時，竟因初見沙門而生疑，情理上亦不可通。

關於鄭亭湖廟的傳說

安世高用鄭亭廟財物建寺的傳說既不可信，其度鄭亭廟神一事，又如何呢？若依劉義慶《幽明錄》記載，安世高所度的廟神，是在會稽山廟，和《高僧傳》、《出三藏記集》等書說法不同。要釐清這個矛盾，探索鄭亭廟的起源及信仰，應是個有效方法。

鄭亭湖廟即宮亭廟。②1位在廬山南嶺的山下，②2距潯陽縣東

南九十里。②3晉干寶《搜神記》云：

張璞字公直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為迂郡太守。徵還，道由廬山。子女觀於祠堂。婢使指像人以戲，曰：「以此配汝。」其夜，璞妻夢廬君致聘，曰：「鄙男不肖，感垂採擇，用致微意。」妻覺，怪之。婢言其情。於是妻懼，摧璞速發。中流，舟不為行。闔船震恐。乃皆投物於水，船猶不行。或曰：「投女，則船為進。」皆曰：「神意已可知也，以一女而滅一門，奈何？」璞曰：「吾不忍見之。」乃上飛廬卧，使妻沉女於水。妻因以璞亡兒狐女代之。置席水中，女坐其上，船乃得去。璞見女之在也，怒曰：「吾何面目於當世也！」乃復投己女。及得渡，遙見二女在下。有吏立於岸側，曰：「吾廬君主簿也。廬君謝君。知鬼神非匹，又敬君之義，故悉還二女。」後問女，言：「但見好屋，吏卒，不覺在水中也。」②4

此事並為北魏酈道元引用。②5廬君即廬山君也。

《搜神記》同卷驢鼠條云：郭璞過江，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。時有一物。大如水牛，灰色，卑脚，脚類象，胸前、尾上皆白卦，遇遯之蠱，名曰「驢鼠」。卜適了，伏者以戟刺，深尺餘。郡紀綱上祠請殺之。巫云：「廟神不悅。此是鄭亭驢山君使，至荆山，暫來過我。不須觸之。」遂去，不復見。②6

可知，廬山君為鄭亭廟神，是南北朝之前所公認神祇。但關於廬山君是誰的問題，古來即有不同的傳說：

《豫章舊志》：廬俗字君孝，本姓匡，父東野王，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。漢封俗于鄡陽，曰「越廬君」。俗兄弟七人，皆好道術，遂寓精於宮亭之山，故世謂之「廬山」。漢武帝南巡觀山，以為神靈，封俗「大明公」。②7

遠法師《廬山記》：殷周之際，匡俗先生受道仙人，共遊此山時，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，因以名山矣。②8

周景式《廬山記》：廬山匡俗字子孝，本東里子。出周武王時，生而神靈，屢逃徵聘。廬于此山，時人敬事之。俗後仙化，空廬猶存。弟子覩室悲哀哭之，且暮事同烏號。世稱「廬君」，故山取號焉。^{②9}

《博物志》：曹著傳，其神自云：「姓徐，受封廬山。」^{③0}

從以上各種傳說，誠如酈道元所云：「廬江之名，山水相依，互舉殊稱，明不因匡俗始。」^{③1}我們誠難以證實廬山君之姓氏。然有三點可以確定：

- 一、廬山君的傳說，由來已久。
- 二、廬山君為人的神格化，非蛇的神格化。
- 三、廬山君為神仙人物。

因此原先的宮亭湖廟神必非大蟒蛇。至少在干寶作《搜神記》時^{③2}，宮亭廟神還是廬山君。而周景式《廬山記》才將廬山君和邾（宮）亭廟神分開。但由於宮亭廟神是廬山君的傳統說法勢力還很大，所以酈道元作《水經注》介紹宮亭廟神，捨周景式《廬山記》而引《搜神記》。宮亭廟神是一條大蟒蛇的傳說，雖普為後代佛教徒所相信，但傳說產生當不早於晉末。

六朝蛇怪傳說流行的區域

如前文所論，邾亭廟神本非蟒蛇，而是廬山君。那麼安世高度蟒蛇傳說的形成，從地緣關係而論，必和盛行蛇怪傳說的區域有密切的關係。在六朝志怪與《高僧傳》中蟒蛇故事不少。依筆者涉獵所及，舉例如下：

《搜神記》一、晉明帝太寧初，武昌有大蛇，常居故神祠空樹中。每出頭，從人受食……^{③3}

二、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，生子武，並一蛇。奉送蛇于野中

……母死，將葬，未窆，賓客聚集，有大蛇從林草中出，徑來棺下……^{③4}

三、晉懷帝永嘉中，有韓媪者，於野中見巨卵，持歸育之，得嬰兒。字曰「撇兒」。方四歲，劉淵築平陽城不就，募能城者。

撇兒應募，因變為蛇……^{③5}

四、東越閩中有庸嶺，高數十里。其西北隰中有大蛇，長七八丈，大十餘圍。土俗常懼。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，多有死者。祭以牛、羊，故不得禍。或與人夢，或下諭巫祝，欲陷童女……^{③6}

五、晉武帝咸寧中，魏舒為司徒。府中有二大蛇，長十丈，居廳事平椽上……^{③7}

六、漢武帝時，張寬為揚州刺史。先有二老翁爭山地，詣州訟疆界，連年不決。……翁走，寬呵格之，化為二蛇。^{③8}

七、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，有土人陳甲，本下邳人。晉元帝時，寓居華亭，獵於東野大藪。歛見大蛇，長六、七丈，……陳即射殺之。不敢說。三年，與鄉人共獵，至故蛇處。語同行曰：「昔在此殺大蛇。」其夜，夢見一人，烏衣黑帽，來至其家，問曰：「我昔昏醉，汝無狀殺我……」^{③9}

八、邛都縣下有一老姥，家貧孤獨。每食，輒有小蛇，頭上戴角，在牀間。姥憐而飴之食。後稍長大，遂長丈餘。……蛇乃感人以靈，言：「嗔令，何殺我母？當為母報讎！」……^{④0}

《幽明錄》：一、會稽謝祖之婦，初育一男，又生一蛇，長二尺許，便徑出門去。後數十年，婦以老終。祖忽聞西北有風雨之聲。頃之，見一蛇，長十數丈，腹可十餘圍。入戶，造靈座，因至柩所，繞數幣，以頭打柩，目血淚俱出，良久而去。^{④1}

二、會稽郡吏鄧縣薛重得假還家。夜，戶閉，聞妻床上有丈夫鼾聲。喚妻，妻從床上去，未及開戶，重持刀，便逆門妻，曰：「醉人是誰？」妻大驚愕，因苦自申明，實無人意。重家唯有一

戶，搜索了無所見，見一大蛇，隱在牀脚，酒臭……^{④2}

《高僧傳》：一、曇翼入苞山。山既靈異，人甚憚之。翼率人入出，值白蛇數十，卧遮行轍。翼退還所住，遙請山靈，爲其禮懺……^{④3}

二、僧光遊江東，投刺之石城山，山民咸云：「此山舊有猛獸之災，及山神縱暴，人蹤久絕。」……明日雨息，乃入村乞食，夕復還。中經三日，乃夢見山神，或作虎形，或作蛇形，競來怖光，光一皆不恐……^{④4}

三、竺曇猷後移入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。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。猷誦經如故。一虎獨睡。猷以如意扣虎頭，問：「何不聽經？」俄而羣虎皆去。有頃，壯蛇競出，大十餘圍，循環往復，舉頭向猷，經半日復去。後一日，神現形，詣猷，曰：「法師威德既重，來止此山，弟子則推室以相奉。」……^{④5}

四、僧亮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有銅器，而廟甚威嚴，無人敢近。……三日三夜，行至廟所，亮與手力一時俱進。未至廟屋二十許，末有兩銅鑊，容百餘斛。中有巨蛇長十餘丈，出遮行路。亮乃正儀，執錫，呪願數十言，蛇忽然而隱。俄見一人秉笏而出，云：「聞法師道業非凡，營福事重，今特將隨喜。」……^{④6}

《水經注》：永嘉中，丹水浸沒，至永和中，徙治南鄉故城。城門南外舊有郡社，柏樹大三十圍。蕭欣爲郡伐之。言「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，大數圍，長三丈。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，聲如風雨。伐樹之前，見夢于欣，欣不以厝意。及伐之，更少日果死。」……^{④7}

就以上資料，可發現，蟒蛇故事流傳區域分佈情況，江蘇五則最多，次浙江四則，福建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山西、綏遠各一則。因此，安世高度化蟒蛇的傳說，從地緣觀之，當與江蘇、浙江的蟒蛇故事有關。劉義慶《幽明錄》所載。安世高過嵇山廟，呼神共語，廟神蟒形，身長數丈，更提供了直接的證明。

《博物志》卷二：「昔禹平天下，會諸侯會稽之野，房風氏後到，殺之。夏德之盛，二龍降之。禹使范成光御之，行城外。既周而還至南海，經房風。房風之二臣以塗山之戮，見禹使，怒而射之。迅風雷雨，二龍升去。」^{④8}據民族學者的研究，中國神話中的龍即是蛇。^{④9}東南沿海一帶，蛇怪傳說既然淵遠流長，安世高度化廟神的傳說當是蘇浙一帶的產物。

安世高度廟神傳說的形成

綜合前論，安世高度邾亭湖廟神一事，實和東南沿海蛇怪傳說有關。

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：「初，章帝時有壽光侯者，能劾百鬼衆魅，令自縛見形。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，侯爲劾之，得大蛇數丈，死於門下。又有神樹，人止者輒死，鳥過者必墜。侯復劾之，樹盛夏枯落，見蛇長七、八丈，懸死其間。」^{⑤0}據《後漢書》李賢注：「壽姓。《風俗通》曰：『壽於姚，吳大夫。』^{⑤1}在此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壽亭侯對方術的信仰。中國道教教團雖遲至三國才成立^{⑤2}，但作爲道教前身的方術信仰，則早在先秦就有了。劾治鬼怪正是方士的工作之一。並爲後來道教徒所崇信。

漢末以來，東南海濱成爲道教最流行的區域。^{⑤3}也是蛇怪傳說最多的區域。將壽光侯故事和安世高度廟神傳說，可以發現其相似點有三：

一、安世高和壽光侯都是宗教人物。

二、劾、度的對象，都是俱有神靈的蟒蛇。

三、故事皆在宣揚主角不凡的法力。

不得不令人懷疑，安世高的故事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揉合產生的。而故事以嵇山廟作爲發生地點，應是最早的說法。至於安世高度邾亭廟神，可能是同故事的再演變。

如前文所論，干寶《搜神記》時尚以廬山君為邾亭廟神，安世高所度也當是廬山君，如智者大師之度關公。何以世高所度竟是大蟒蛇。因此筆者懷疑，安世高度嵇山廟神，演變成度邾亭廟神的階段中。邾亭廟神祇亦因道教的發展而變。竺道爽《檄太山文》引《黃羅子經玄中記》曰：「夫自稱山嶽神者，必是蟒蛇。」^{⑤4}只有在《黃羅子經玄中記》思想的影響下，邾亭廟神才可能以蟒蛇代廬山君，且與安世高度嵇山廟神的故事相結合，產生安世高度邾亭廟神的佛教故事。

(完)

註釋

- 一、此事見《高僧傳》所引《別傳》、庾仲雍《荊州記》、曇宗《塔寺記》等三則及宋惠遠《廬山記略》、陳舜俞《廬山記》等，可見一斑。
- 二、如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、呂澂《中國佛學思想概論》、任繼愈《中國佛教史》卷一、陳觀勝《Buddhism in China》。
- 三、鎌田茂雄著、關世謙譯《中國佛教通史》第一冊，頁139～144。
- 四、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》 鼎文書局 65年再版。
- 五、參見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三安世高傳 大正新脩大藏經(以下簡稱大正藏)55、95b～c
- 六、七、八、王明《抱朴子內篇校釋》卷三對俗 頁41、42 里仁書局70年版。
- 九、十、袁珂《山海經校注》 頁231、257里仁書局 71年版。
- 十一、參錢鍾書《管錐編》第二冊巫之一身兩任條 頁598～600 蘭馨室書齋。
- 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大正藏50、324a
- 十五、關於《別傳》、《荊州記》、《塔寺記》載安世高事的謬誤，可

參《高僧傳》之辯駁。

十六、《太平御覽》九三四卷，頁4151。

十七、十八、四一、四二、參魯迅《古小說鈞沈》上册，頁316、278、294、295。

十九、參大正藏50、325、b。另參大正藏55、96、b。

二十、許理和教授亦認為安世高未在江東建寺。見《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》，頁33

二一、二四、二六、三三、三四至四十、參汪紹楹校注《搜神記》卷四、82則注5、頁49、51、109、171、231、232、242、243里仁書局71年版。

二二、二五、二七、三一、《水經注》卷三九，頁509、600四部叢刊初編。

二三、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二八 叢書集成新編。

三二、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引《搜神記序》云：「建武中，所有感起，是用發憤焉。」《建康實錄》卷七：「咸康二年三月散騎常侍干寶卒。」可推知，《搜神記》成書上下年限相當於西元317～336年間。

四三、四四、四五、四六、大正藏50、355、395、c。396、411a。

四七、《水經注》卷二十，頁280。

四八、范寧《博物志校證》，頁22 明文書局73年版

四九、參聞一多《伏羲考》 收在《神話與詩》頁3～68。藍燈文化公司 64年版。

五十、五一、《後漢書》，頁2749 鼎文書局。

五二、參窪德忠著、蕭坤華譯《道教史》，頁84～91。

五三、參陳寅恪《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》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、頁1～40 里仁書局 70年版

五四、大正藏52、91、c